

# 当代语境下个体与超验、团体和自我的抗争

## ——论《布罗迪小姐的青春》的叙事交流与叙事伦理

张月亭

(厦门华夏学院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4)

**摘要:** 小说《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一方面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叙述手法, 通过独特的时序安排对人物、情节乃至读者进行影响与掌控; 另一方面, 小说同时采用了聚焦主要人物桑迪的视点的手法把“讲”和“看”分离, 形成对立; 桑迪有限制的视点对全知全能的叙述起到反抗和消解作用, 把小说人物命运和读者的判读从全知叙述者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使人物及读者获得一定的自主性。小说深层文本的意义在这两种互相对抗的叙述中显现出来, 体现了当代人如何在自由意志与外在操控力量之间进行抗衡。

**关键词:** 全知全能; 人物视点; 叙事手法; 读者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249 (2019) 05-0074-04

《布罗迪小姐的青春》(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1961) 是英国当代女作家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 最广为人知也是引发讨论最多的一部作品, 小说主要讲述了 1930~1936 年间女教师布罗迪和她六个女学生的故事。国内外学者多从宗教方面, 后现代主义, 女性主义及叙事手法和策略方面对小说进行了解读。如戴维·洛奇探讨了全知视角的使用和意义<sup>[1]</sup>; 皮特·布朗则讨论了玛丽这个角色上体现的伦理观<sup>[2]</sup>; 国内学者戴鸿斌教授从叙事策略出发, 探讨了小说的叙事视角及叙事空间<sup>[3]</sup>; 熊海霞则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解读了小说中的男性人物<sup>[4]</sup>。本文通过聚焦《布》的叙事策略以及文本中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与读者之间的交流, 探讨小说如何通过叙事建立起自己的伦理体系, 并如何巧妙地引导读者参与人物命运轨迹的形成, 进入文本叙述的伦理判断, 进而挖掘出深层文本的伦理意义和现实关照。在分析叙事策略时注重挖掘小说如何揭示当代环境下的人在自由意志与外在操控力量之间进行的抗衡, 在超越自己, 摆脱平庸的过程中实现正确的道德认知, 从而塑造出与他人, 与群体, 与现实相互协调的个人。

### 一、全知全能“上帝”般的叙述者

全知全能“上帝”般的叙述在怀疑甚至不再相信上

帝存在的现当代, 已经逐渐退出小说的历史舞台。现代主义如艾略特、乔伊斯等推崇非人格化和作者隐退, 把更多的空间留给读者, 小说家不再随意的显露自己的痕迹, 以免露出虚构的面目, 干扰读者的判断。而到了去中心去权威去极权的当代, 全知全能更是难以回归, 少量作品采用这种叙述手法也是出于作者独特的意图和想象。作为当代作家的斯帕克, 他在多部小说中采用了无所不能的叙述手法与其本身宗教观息息相关, 同时也是作者为契合小说主题走向的特意安排。

除了叙述者直言说和几处作者直接评论外, 小说对于全知全能叙述手法的使用最突出地表现在其独特的时序安排。小说的开场时间是 1936 年布罗迪班的六个学生初中四年级的时候, 之后由倒叙回到六年前布罗迪给她们历史课的场景, 第二章开头则跳到二战后的一年, 采用预叙手法描述了布罗迪帮成员玛丽的死亡。同此, 整部小说的叙述时间通过顺序、倒叙和预叙的交叉使用, 打乱了故事时间, 给读者造成阅读上的障碍, 同时给读者一种叙述者如同上帝般随意挪动时空的感觉。斯帕克最独特的叙事技巧在于其经常使用预叙的手法, 将未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在读者面前摊开, 消除悬念, 造成一种全新的阅读效果。《布》中预叙的手法主要体现在小说几个人物的命运轨迹上, 如桑迪加入了天主教,

收稿日期: 2019-10-18

作者简介: 张月亭 (1987—) 女, 福建龙海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及英语教学。

背叛了布罗迪小姐；罗斯嫁人了，轻松地甩开了布罗迪小姐的影响。叙述者将几个人物的最终命运在故事开始不久或中间的时候展现出来，一方面有助于读者通过对人物的命运判定布罗迪小姐对学生的影响，从而对布罗迪这个人物的教学方法和个人品质进行客观的评判；另一方面提前泄露人物的命运也表现出叙述者的专断和独裁，人物的命运不是随着叙述的过程逐渐形成，而是叙述者提前讲述的，仿佛结局早已命定，只是提前告知而已。因而叙述者上帝般的形象在读者面前更加高大权威起来。读者至此仍暂时被动得接受独断的叙述者预设的伦理标准，判定布罗迪这个人物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的专断独裁及自我中心主义，在道德上谴责布罗迪小姐。

全知叙述的“上帝”般的角色不仅表现在时序的安排上，同时也参与推动了人物命运轨迹的形成，而且在与读者交流过程中邀请读者加入进来，造成小说人物的被动，人物自身的自由意志在全知全能的叙述里面得到抑制。正如戴维·洛奇提到全知全能的叙述手法是对人类自主和人类自由的一种否定<sup>[5]152-153</sup>。小说叙述者对于人物命运的影响甚至掌控在玛丽身上体现的最透彻。玛丽被表述为布罗迪帮最“愚笨”的人，是布罗迪帮做错事情的替罪羔羊，从叙述者到人物，无不表现出对玛丽“笨”的谴责和不谅解。布罗迪小姐经常责骂玛丽“笨手笨脚”，在未清楚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指责玛丽。作为读者，在叙述者不干扰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在布罗迪小姐的指责下保持一定的距离，认定布罗迪小姐存在一定的偏见，将玛丽智力上的欠缺等同于一种道德上的不足。然而，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干涉了读者的判定，一开始描述玛丽便称“玛丽，像傻瓜一样坐在那里，她太笨了”；玛丽“笨楚楚的”，像个只有脸部器官的雪人<sup>[6]11</sup>。在全知叙述者暂时的权威可信的印象中，读者被重复的信息轰炸从而接受了玛丽“笨”这个事实，以至于后来对布罗迪一再指责的行为也表示某种程度的认同。因此玛丽后来不顺的事业和爱情，乃至死亡都被理所当然的接受了，在叙述者和强势人物，以及读者同谋的情况下，弱势人物的自由意志完全被扼杀了。

至此，小说全知全能叙述手法的使用和对布罗迪小姐这个人物的塑造是完全契合的。布罗迪以自我为中心，在教学中采用填鸭式、教条式的教学方法扼杀学生的个性，通过“法西斯”式的教育方法用反复轰炸的方法填满信息接受者的头脑，使其失去自我的思想；她多次宣传“给我一名处在可塑年龄的女孩儿，那她永远就是我的了”<sup>[6]12</sup>，企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占有学生，安排学生的命运轨迹，布罗迪扮演者上帝角色这个事实由她

最有洞察力的学生桑迪道出：“她认为她是上帝……她认为她是加尔文教派的上帝，她看到了开始也看到了终结。”<sup>[6]121</sup>这句话是对布罗迪小姐最本质的概括，加尔文教否认一切个人自由意志，相信预定论，正如布罗迪对于选择自己的学生并剥夺她们的自主性，把自己看成真理和上帝的代表。这一隐喻同时也迎合了小说采用的“上帝”般的叙述手法。

至此，小说从叙述手法，行文安排和人物塑造等方面体现了全知全能的存在，这个超强的存在是加尔文教“上帝”的隐喻，掌控着小说的时序，人物的命运，甚至读者的伦理价值判断。斯帕克在第一部小说面世之前由加尔文教转信天主教，在小说中安排全知全能的存在是她对于自我宗教观的拷问，同时也是在传统叙事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尝试；如何在无所不能的“上帝”面前进行反抗和斗争，如何借助另一种叙事手法对全知全能进行消解，从而赢得一定的自主？小说借助另一叙述手法——人物的内心观察——进行解读。

## 二、有限制的人物视点聚焦

如果说前面所提到的全知全能的叙述以及布罗迪小姐这个试图扮演“上帝般”角色的人物充满了独断与极权，控制着小说其他人物的发展，调节着小说叙述时间的顺序，进而控制着读者的价值伦理判断，那么小说人物桑迪这个视角则是对前面独裁叙述和人物的反抗与消解，这个视角给读者提供了另一个解读文本的途径和方式，把读者从被动的地位中解救出来，让读者认识到文本的多重意义性从而进行选择得出自己的判读。

首先，桑迪与布罗迪小姐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掌控和被掌控到反抗推翻从而摆脱被掌控地位的过程。学生时的桑迪的生活几乎被布罗迪小姐所占据，她遵从了布罗迪的言行举止和个人爱好，把布罗迪小姐作为自己小说的女主人公，到后来为了抵抗布罗迪甚至与美术教师成了情人，最后加入了天主教。对于桑迪来说，布罗迪小姐不仅代表着充满魅力的个人，她同时也是极具有诱惑性的团体的代表。桑迪在这个团体中被剥夺了自主权，然而也恰恰是在这个团体中她才获得了更独特性的自我，被全校师生视为特别的人物。小说提到桑迪曾想对玛丽友好一点，然而这意味着对抗布罗迪小姐，有可能得到被踢出团体的后果，所以最利己的方式是遵从布罗迪小姐，随着布罗迪帮个个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以及布罗迪的影响逐渐减弱后，桑迪意识到团体将逐渐破裂。从这点看，发展自己的独特性是抵抗团体同化作用的最有效方式。

其次,桑迪对布罗迪小姐的抵抗及其叙述的消解同时体现在语言方面。布罗迪“法西斯”的教育方式充满了重复性的简单明了的口号式信息,如“安全不是第一位,真善美才是第一位”<sup>[6]9</sup>。这种简单朗朗上口的内容通过重复的手段更容易使接受者全盘接受,不加思考,达到占有性教育的目的。而桑迪的语言充满了意义不确定、偶然、信息不明了的句子。比如当布罗迪一再提问谁是背叛者时,桑迪“像一位高深莫测的教皇般回答:“如果你没背叛我们,你也就不可能被我们背叛”<sup>[6]25</sup>。这些句子不易理解,模糊不清,带有某种玄思和哲理性,引发读者的思考。小说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风格体现了布罗迪和桑迪之间的对立和抗衡,为读者提供了多种解读方式,作出自己的判断。

同样在语言方面,以桑迪为视角的叙述语言与全知全能的叙述语言形成对立,第三人称意识中心的叙述方式反抗着“上帝般”的叙述,构成小说的叙述张力,揭示其去权威去极权的深层意义。虽然桑迪本人的命运仍未能逃脱全知全能叙述者的安排,但其内心意识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则充满了变数与悬念,引发读者的预期。无所不能的上帝可能预先安排着个人的命运,但个人在现实中的各种偶然和条件下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进行抵抗。桑迪的道德意识的变化在对布罗迪的认识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她从依附服从于布罗迪,到发现布罗迪的荒谬危险从而背叛布罗迪,再到最后意识到布罗迪缺乏自我批评之处却不乏善心与天真,这点与叙述者对布罗迪小姐的片面静止判断形成了对比。

至此,桑迪通过自己的视角观察、独特的叙述语言和动态的观念意识变化构成小说叙述的另一支流,与全知全能的叙述形成对抗的力量,从而引出了读者对小说深层的伦理解读,引发读者对于超验与个体,团队与自我抗争的思考。

### 三、个体与超验,团体与自我的抗争

小说从叙事手法和人物塑造两方面形成主线,全知全能和人物有限的视角,“上帝般”的布罗迪小姐和弱势个体桑迪,两两对抗,形成张力。读者的判断则在这两条主线下不断进行推翻与重建,小说在持续的对抗和消解过程中揭示了叙事伦理一个体与超验,团体与自我的抗争。

从叙事手法方面看,小说的叙述者一开始便通过独特的时序安排表现出对整个事件绝对的掌握,增加了可信度。读者在最初很可能容易被这种叙述阵势压倒,认为叙述者可信,依赖叙述者的叙述获得信息和价值伦理

判断。然而随着叙述的不断进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并非站在绝对正确的道德高度和伦理立场上。从信息的获取方面,读者会发现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对于事件的描述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欠缺,导致读者对于整个事件的关键点了解不够透彻,造成意义的不确定。比如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布罗迪小姐,叙述者对其描述仅限于外部动作和语言,读者对布罗迪小姐的内心思想一无所知。这种信息不透明既是全知全能叙述者本身的缺陷,也可视为隐含作者对叙述者的某种限制,以及对读者的提醒。另外,隐含作者还通过对小说另一个主人公桑迪的持续内心观察来不断消解叙述者和上帝般人物的权威和独断。小说在解构和消解动态的反抗过程中,架构起其基本的伦理框架,把读者从专断的叙述者的影响和掌控下解放出来,引导读者在这个框架中填充自己的解读。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逐渐体会到了掌控与反掌控的博弈关系,体会到了现实中的人如何在自我与外部力量之间抗衡,如何超越平庸和超越自我。

从人物塑造方面,斯帕克在桑迪这个人物的抗争中隐藏着当代的个人与外部掌控力量相互抗衡试图寻求自我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深层含义。她代表着卑微的个人在崇高的生命中与外部世界的掌控力量的对抗,也许命定的结果已然确定,生命的方式仍可以随从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人需要摆脱团体和某些权威才能获得自己的独立自主性。然而在于自我的抗争中,小说并没有指明一条明确的道路。桑迪是一个内心世界十分复杂,时常耽于幻想的人物,她过着现实和幻想双重的生活,以此来摆脱现实的平庸和无聊。后来通过转信天主教寻求得到出路,写出《普通事物的变容》心理道德的著作,仍未能摆脱内心的困境,面对尘世的来访者,她总是“使劲儿地抓住了格子窗的栏杆”<sup>[6]128</sup>。宗教并未让她得到解脱,一方面讽刺了上帝的全能,另一方面也预示了个人在于自我的抗争中始终不能得到真正透彻的解决,自我是在抗争的过程中形成,自我的体现便是抗争。

对自我和个体的尊重与包容以及对多元性的理解和拥抱是斯帕克在叙事过程中呈现出的理念。她在《布》中通过采用加尔文教上帝般的人物角色以及叙述者,通过桑迪这个人物聚焦的视点不断消解前者的专断与命定论,同时通过隐晦的作者评论道出天主教的宽容与充满各种可能性。正如她所言,她不是在硬性的去相信某一种宗教,而是这种宗教的包容和理解迎合了自己的理念。叙事伦理从个体的独特命运去探究生命的意义,营造具体的伦理诉求<sup>[7]23</sup>;它阐述的不是集体的道德和伦

理体现，而是个体的叙事和经历呈现的伦理价值。当代环境下的个人在各种团体中有可能失去了自我的独立和自主，表现出了物化，异化和同一性。尽管现当代包容多元化，呼吁个性发展，个人还是在奔腾向前的潮流中模糊了自己的面目，只能随着潮流一起前进。这是一股可怕的力量，正如小说中上帝般的叙述者那样，充满决断和命定。斯帕克的小说通过叙事策略的选择，采用两种不同的叙述和人物塑造，在互相消解和反抗的过程中向读者释放出文本的深层伦理含义，阐释着个人如何在自由意志与外在操控力量之间进行抗衡，如何在超越自己，摆脱平庸的过程中实现正确的道德认知，塑造出与他人，与群体，与现实相互协调的个人。

#### 参 考 文 献

- [1] Lodge, David. "The Uses and Abuses of Omniscience: Method and Meaning in Muriel Spark's *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 and Other Essays on Fiction and Criticism*. Ed. David Lodge. London: Routledge, 1971.
- [2] Brown, Peter Rober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Mary": Narrative and Ethics in *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2006, 36 ( 2 ) : 127~253.
- [3] 戴鸿斌. 《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的叙事策略辨析[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16, 24 ( 1 ) .
- [4] 熊海霞. 颠覆性别对立, 走向中心之边缘—从女性主义的视域中解读《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的男性人物[J]. 文学界, 2010, ( 8 ) .
- [5] Hynes, Joseph, ed. *Critical Essays on Muriel Spark*.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M]. 1992.
- [6] 莫丽尔·斯帕克. 布罗迪小姐的青春[M]. 任吉生, 译.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8.
- [7] 谢有顺. 铁凝小说的叙事伦理[J]. 当代作家评论, 2003, ( 6 ) .  
〔责任编辑: 范延琛〕

## The Struggle between Individual and Transcendence, Group and Self in Contemporary Context ——On the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and Ethics of *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ZHANG Yue-t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men Huaxia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4, China)

**Abstract:** *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on the one hand, adopts the omniscient narrative technique, which influences and controls the characters, plots and readers through the unique timing arrange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vel also adopts the technique of focusing on the viewpoint of Sandy, the main character, to separate "narration" and "seeing" and form the antitheses; Sandy's limited viewpoint plays a role of resistance and deconstruction of the omniscient narration, which liberates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aders from the control of the omniscient narrator, and enables the characters and the readers to obtain certain autonom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idden meaning of the text emerges in these two contrary narratives, which shows how the contemporary people balance between free will and outside dominating force.

**Key words:** omniscient; character perspective; narrative techniques; readers